

## 探讨英语语言性别差异的存在

[摘要] 本文在一些语言学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视角以多种语言为例探讨了语言性别差异的存在。同时,作者还就语言性别差异产生的原因做了深入分析,阐述了差异产生的社会根源。

[关键词] 社会语言学;性别歧视;社会压力;社会角色;社会差异

[ Abstract]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some famous linguist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from a sociolinguistic point of view that speech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do exist in various languages, especially in English. The reasons why there are these differences are deeply analyzed concerning different roles men and women play in a sexist society.

[Key words] sociolinguistics; social pressures; social attitudes; social difference

自 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妇女解放运动深入发展以来,一些著名的语言学家,如 R. Lakoff (Language and Women's Place, 1973), P. Trudgill (Socio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and Society, 1974), D. Bolinger (Aspects of Language, 1968; Language, the Loaded Weapon, 1980), M. Schulz (The Semantic Derogation of Women, 1975) 等都对男女性别差异在语言和言语中的表现做了大量和深入的研究。他们从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视角探讨了性别差异在语音、语调、词汇及话语风格中的反映,并且分析了造成这些差异的一些原因及其发展变化的状况。近几年,西方国家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更是蓬勃发展,许多语言学家又提出了一些新的更具有挑战意义的理论。他们是: Romaine, S. (Communicating Gender, 1999); G. Leach, J. (Language and Gender: A Reader, Blackwell, 1998); Cameron, D. (The Feminist Critique of Language, 1998, 2nd ed); Bergvall, B. and Freed (Rethinking Language and Gender Research, Longman, 1996); Hall and Bucholtz (Gender Articulated, 1995) 等。许多语言学家都认为语言性别差异普遍存在于各种语言中,并且已经成为语言学研究的永久课题。第一位从语言学角度对语言与性别的关系做深入研究的人是丹麦著名的语言学家 Otto Jespersen, 他从 1920 年开始从事这项研究,并发现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竟可以追溯到 1664 年。他在其《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一书中说,英语是他所熟悉的语言中性别歧视最严重的语言。另外一个早期研究者是 Edward Sapir, 他在 1929 年发表了著作《Male and Female Forms of Speech in Yana》。自从妇女解放运动兴起,女性不断地为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为自己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争取语言上的平等也在其中。20 世纪 70 年代许多学者都开始设法分析女性使用语言的方法,从而对两种性别做出对比。著名的语言学家如 Peter Trudgill, Robin Lakoff, Don Zimmerman, Candace West 等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极具影响力。Brend (Male/female Intonation Patterns in American English, 1975), D. Stefano (Women's Language — — By and About, 1975), 和 Baird (Sex Difference in Group Communication: A Review of Relevant Research, 1976) 又系统地扩充了女性语言特征研究理论。Lakoff (Language and Women's Place, 1973), Bolinger (Aspects of Language, 1968; Language, the Loaded Weapon, 1980), 和 Schulz (The Semantic Derogation of Woman, 1975) 对性别差异与性别歧视在语言中产生的原因做了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性别差异存在于各种语言中。

男性自古以来就被认为在政治和经济上优于女性,而女性则被看作是“祸水”、“万恶之源”。在汉语里,尤其是在汉字的构字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汉字“男”(man)由“田”(field)和“力”(strength)构成,这就是说男人是田里的主要劳动力,所以他们在社会中应占主导地位。相反,“女”(woman)字看上去像一幅将两个胳膊交叉跪在地上的正在做祈祷的女人像。在古汉语里,“女”字的发音和“奴”字一样。“奴”即奴隶(slave)的奴。男女性别差异在日语中的表现一向被看作是最明显的。比如,女性说话时总在句尾加上助词“ね”表示这话是女人说的,而男性则很少用它。男性称呼自己用“ぼく”或者“われ”(两者都是非常男性化的自称)而女性则用“わたし”(相对正式的自称)或“あたし”(温柔、甜美的自称)。句末助词“かしら”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女性使用,表示疑虑或礼貌的请求,而男性则用“かな”。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泰国语有礼貌的对话中,女性称自己为“dichan”而男性则用“phom”。女性通过多次重复一个动词来强调一个动作,而男性则在那个动词后面放上描述性动

词“mak”来强调动作(Wardhaugh, 1986)。在西班牙语中,男性喜欢用形容词“guapa”来描述漂亮女孩,而女性多用“hona”。Jespersen在研究语言性别差异时给我们举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据说它发生在西印度群岛一个叫 Lesser Antilles 的岛上。当欧洲人第一次到达那里并与住在那里的 Carib 印第安人接触时发现,Carib 族中男人和女人竟说两种不同的语言。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并且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类似情况发生。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在语言上会有这么大的性别差异。17 世纪有一篇报道对这件事做了详细描述:男人们大量使用他们所独有的表达方式。女人们听得懂但却从来不使用它们。相反,女人们有她们自己的单词和短语。一旦男人用了这些单词和短语就会受到嘲笑和讥讽。因此在他们的对话中男女似乎使用着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至于产生这样显著差别的原因,有一种解释被广泛地接受。那篇报道继续道:多米尼加土著人说这是由于那些岛上本来居住着 Arawak 部落,后来 Carib 入侵占了这些岛并且杀死了除了女人外的所有人。为了繁衍后代他们和 Carib 妇女结婚。有证据证明 Arawaks 地区的语言与 Carib 妇女的语言有许多相似之处。

因此,人们相信这种性别语言差异的产生与很久以前的部落冲突有关。这种解释是否真是差异产生的原因还没有被确切证实,但它说明了语言上的性别差异自古就有。Lakoff 以及许多社会语言学家都相信语言上的性别差异反映出男性与女性在社会中被期望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在谈话过程中有不同表现,并且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人。许多对性别原型的研究表明,男性总被认为更以自我为中心,更具竞争力和攻击力,而女性则更多愁善感、心存感激、热心并乐于助人。因此,人们的行为不应该违背这些固定的性别原型模式。男女间不同的社会角色与行为甚至在他们出生前就被定好了。我们都知道在大多数社会中生男孩比生女孩“有价值”得多。大多数父母都希望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或惟一的孩子是男孩而不是女孩,因为儿子被看作“传宗接代”的象征。当孩子出生后,男孩被教育要表现得“像个男人”而女孩则要“像个女人”。著名的心理学家 Kohlberg 发现孩子在 3 岁到 5 岁之间就已经有了行为上的性别差异的概念。这可以从他们的儿歌中反映出来:

小男孩是用什么做的?

青蛙、蛇、小狗狗的尾巴,  
他们是这些东西做的。

小女孩是用什么做的?

糖块、香粉、好东西,  
她们是这些东西做的。

Kramer 分析了从 1973 年 2 月 17 日到 5 月 12 日间的 13 期《The New Yorker》杂志中的卡通画。他发现当两种性别的人都出现在卡通画中时,男性和女性的话语量差不多,但谈话内容大有不同。男性通常谈论政治、商业、法律、税务、体育等,而女性则多谈论社会生活、书籍、食物、生活方式和生活里的麻烦事。女性谈话的力度低于男性,而男性更多使用粗鲁的语言。男性说话也更尖锐和切题。孩子们的卡通画和书籍都在不知不觉中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语言行为。

在许多社会中,女性的责任主要是照顾家庭和孩子而不是活跃地参与公众活动。当女孩子们跟着母亲学习不具竞争力的家务活时,她们就学会了怎样谈论与家务、生活有关的话题。相反,男孩总被鼓励要具有竞争力,多参加室外运动,多参与社会活动。因此,当他们长大后就很容易地与其他男人一起以“男人的语言”交流。由于社会观念与压力更强烈地要求女性使用“正确的”而不是粗俗的语言,小女孩就比小男孩更认真地学习说话的正确方式。Trudgill 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在对一群母语为克里奥尔语的孩子学习英语过程的研究中发现,当他们刚开始学习英语时话语上并没有性别区分,但 6 个月后女孩子们说话更趋于使用教给她们的受尊敬的说话方式,而男孩的变化并不大,尽管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进步。在 6 个月的学习结束后,男孩中有 29% 的人使用不标准的动词短语,而女孩只有 71%。研究人员还注意到,当男孩们自以为不被他人注意时,喜欢用他们学到的标准语言学女孩的声音模仿女孩来取乐。从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男性和女性说话方式的不同源自于他们幼小时对自己性别的刻意关注。男性和女性社会角色的不同深深地影响了他们说话的方式。我们都知道女性说话时音调较尖,语调起伏较大。有意思的是 Brend 和 Spender 把这种现象解释为女性语言处于劣势的一个象征。她们说女性尖而高的音调从美学上讲

是令人不愉快的，这种声音很难让人听得时间过长。这就使女性说话不被人重视。男性并不是没有能力发出高音，而是有意识地克制自己不发出这样的声音，自然地，男性的声音就显得低沉。因此低声粗气被认为是具有男人味的而尖声细语是有女人味的。如果男人发出又高又尖的声音就会被嘲笑为“娘娘腔”。当然，毫无疑问男女发音器官的不同大大影响着他们发出的声音。

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总期望社会地位低的人比社会地位高的人更有礼貌，那就是为什么侍者比顾客更有礼貌，雇员比老板更有礼貌，女性比男性更有礼貌。这也是为什么女性更喜欢使用更优雅的，或者说更“正确”的词句来说话。Trudgill 根据社会对不同性别的人的期望值的不同从三个方面——社会压力、社会角色和社会差异(social pressures, social attitudes, social difference)对语言性别差异产生的原因做了解释。他说:如果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存在语言差异，也就是说高阶层的人比低阶层的人在语用上更注意使用“符合身份”和“正确”的语言形式，那么社会压力(social pressures)就使说话的人为了显示优雅与“正确”必须使用“高级的语言”。这种压力在女性身上更强大，因为她们更注重自身的地位与形象。语言性别差异的产生还由于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社会角色(social attitudes)紧密相关。男性与女性他们所处的十分不同的社会地位与角色使人们对他们的行为的期望值不同。语言仅仅是反映了这一事实。地理、民族、社会阶层上的不同，至少部分地反映出了由于社会差距所产生的结果。而性别差异就是社会差异(social difference)的结果。使用女性语言证明了某人自己是女性，并且，应该做得“像女人样”。

语言中反映出的性别差异绝大多数可解释为产生于社会中男性与女性所扮演的角色的不同，这在他们幼年时就已经深受影响。男性被认为更权威性并更武断，女性则相对软弱而迟疑。因此，女性就显得更有意识地使用那些被认为“高级”的语言，而男性在语言上则不太受他人的影响。我们可以这样说，性别歧视语言来自于性别歧视的社会。一种语言或语言中的用词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只有通过使用它们的人才可以看出它们的“好”与“坏”。如果女性被看作劣于男性，那么她们的语言特征也就会被看作是劣等的。当社会上每个人都真正被平等对待时，语言中的性别歧视才会自然而然地消失。

#### 参考文献

- [1] 王德春,孙汝建,姚远 1 社会心理语言学[M]1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1
- [2] Smith, Philip M. Language, the Sexes and Society. London :Basil Blackwell, 1985.
- [3] Coats, JANNIFER. Women, Men and Language.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1986.
- [4] Lakoff, Robin. Language and Women's Plac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5.
- [5] S pender, Dale. Man Made Language. London :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
- [6] Wardhaugh, Ronald.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London :Basil Blackwell, 1986.
- [7] Trudgill, Peter. Socio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and Society London :Penguin Books, Harmondsworth, 1974.